

## 第1章

在這秋老虎肆虐的季節，大樹樹蔭底下宛若天堂，微風吹著好舒服，眼皮好像也有點重了……

紀浣妍打了個大呵欠，反正她從不在意形象那種東西，更何況這裡很隱密，鮮少有人經過。

抬頭從樹葉縫隙望去，天空好藍，一朵朵蓬鬆的白雲好像棉花糖，如果裹上巧克力再一口吃掉……嗯嗯啊啊，好好吃喔！

另外一朵白雲，那肥肥嫩嫩的樣子好像一隻大雞腿，如果鹹得夠味的話，她一個人嗑掉一整隻也不成問題……嗯嗯啊啊，這也好好吃喔！

「好、好吃喔……」

自備攜帶式野餐薄墊，很大方躺在小公園角落的大樹樹蔭下，不知不覺的睡著了，她一點都不在乎跟別人分享她豪邁的睡姿，就連在睡夢中嘴巴也一嚼一嚼的，還說了夢話，下一秒，口水從她肥嘟嘟的小嘴流了出來，她手一抬，就給抹掉了。

「雞腿別跑……我要吃……」

聽到這句夢話，賀之曉再也忍不住噗嗤一聲笑了出來。

星期三的午後，是他滿滿一週課程當中唯一得空的半天，通常這時候他不會急著返家，也不像其他同學會吆喝三五好友吃喝玩樂去，他會來到這座小公園，享受一下屬於他自己的寧靜。

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什麼時候養成這樣的習慣，或許是從意外發現這個距離學校不遠處的隱密小公園開始吧。

小公園位於大跟某間三流高中之間，大的校園之美眾所皆知，舉凡想約會的、闔家散步聊天的，或三五好友聚會，絕對會以大校園為第一選擇，因此這個小公園就這麼被忽略了。

賀之曉某次路過時，正好下起雨，他轉到小公園裡的小涼亭躲雨，這才發現這一小片美好的寧靜天地，只可惜現在被一個小吃貨給佔據了。

他能夠來這個小公園的時間只有每個禮拜三的午後，而最近這一個月他就看到兩次這個睡到流口水的小吃貨來這裡睡覺，而且她蹺課就算了，還光明正大穿著學校制服在這裡呼呼大睡，是該說她天不怕地不怕，還是說她神經大條呢？

賀之曉突然起了捉弄她的念頭，他拔了根草蹲在小吃貨的面前，用草尖弄著她的臉頰。

「唔……別吵我……吃雞腿……」在夢裡，紀浣妍正大口啃著香噴噴的雞腿，偏偏有個程咬金一直騷擾她，害她吃得不盡興，再這樣鬧下去，她可要發火了！

他看著她皺著眉頭不斷揮手，想趕走打擾她睡覺的東西，模樣說有多好笑就有多好笑，最後他實在忍不住笑了出來，又怕吵醒她，他趕緊用手捂著嘴，也停止對她的戲弄。

若是平常，他也不是那麼不厚道的人，可能是因為看不順眼小吃貨佔據了他的小天地，抑或是氣惱她怎麼在外頭也可以睡得如此悠閒自在，彷彿是睡在自家的臥

房裡。

看來是個無憂無慮的小女生……真好，讓他很是羨慕呢！

說真的，要讓賀之曉打從心裡羨慕的人還真少，這就要從他顯赫富裕的家世說起一

他出生於北部赫赫有名的耕讀世家，曾祖父是個會讀書的，通過國家司法考試，後來成為國家倚重的法官，祖父後來走了法商這條路，還創立了公司；到了父親這一代共有三個兄弟，伯父從政，叔父繼承祖父的事業從商，父親賀念先排行老二，走了曾祖父的路子，後來成為總統任命的大法官，去年已經退休，但他退而不休，在司法界的名聲顯赫，成立慈善基金會幫助有所需要的人。

他的母親莊雅慧是臺灣知名的律師，擁有自己的律師事務所。

賀之曉在家排行老么，上有哥哥賀之夜和姊姊賀之馨。

賀之曉最是受到家人的疼愛跟呵護，但他並未因此嬌生慣養，反之，他聰明有禮，個性謙和溫文，在學校裡跟同學朋友們相處和睦，從未讓家人擔心過。

他生著一副娃娃臉，擁有一雙很有味道的單眼皮，皮膚比女生還要白皙，配上高挺的鼻子和有個性的薄唇，乍看之下還頗有韓系美男的感覺，而且他笑的時候還會露出一對小酒窩，模樣說有多迷人就有多迷人。

綜合以上的優質條件，賀之曉天生就是個發光體，周遭不知道有多少女生仰慕、暗戀著他，一心只盼望他能多看自己一眼，只可惜今年大二的他對於男女感情沒有太大的興趣，戀愛經驗是零，他也從不曾對哪個女人多留意一分。

不過今天有人即將成為特例。

賀之曉拿起隨身攜帶的書，坐到小吃貨身邊，倚著樹幹看了起來，和她一起分享這靜謐無人打擾的時光，沒道理他要將他發現的小天地讓給她。

風依舊徐徐的吹著，天空依然好藍，雲一樣好白，只有時間悄悄的往前挪移，如此美妙的時刻真的讓人有一種歲月靜好的感覺，除了……

偶爾傳來的打呼聲。

他放下手中的書，無言的望著小睡豬，他越想越氣不過，又拔了根草，用小草在她的小臉上畫來畫去，這一次他打定主意要吵醒這隻小睡豬。

不知怎地，他突然很想看看她被吵醒後會有什麼樣的反應。

賀之曉一邊逗弄著她，一邊端詳著她的長相，眼睛閉著瞧不出端倪，鼻子呢，塌了些，不過鼻頭圓圓的，倒是滿可愛的，嘴巴小巧，兩邊微微向上勾，像個小菱角，嘴唇略微豐滿，打呼的時候一嘟一嘟的，根本就像個孩子。

他再往下看，她穿的是附近三流高中的制服，天藍色的海軍領上衣配上百褶裙，短襪跟很醜的黑皮鞋，而且坦白說，她的身材還挺肥美的。

現在的女孩子，只要體重數字來到開頭，就像天要塌下來似的，每天把節食減肥掛在嘴邊，飯吃個三口就說飽了，胃容量比小鳥還不如。

跟這樣的女生吃飯真的會倒胃口，賀之曉每次看到周遭的女同學如此，都很想叫她們去看看非洲飢餓難民的照片，根本是浪費食物。

要他說，女孩子還是像小睡豬這樣比較好，臉頰肉肉軟軟的，四肢也是，身材豐

腴，該大的地方大，如胸部，腰不用細到快斷掉，只要看得出來是腰就行了，還有屁股，當然也要有點肉才好，要是萬一不小心跌倒或撞到，至少有個穩當的「安全氣囊」保護。

賀之曉手中的小草劃過小睡豬的鼻子下方，看她皺了皺鼻頭，噴了兩口氣，他差點忍俊不禁笑出來，他故意又用小草在她鼻子下方又來回劃了幾次，可是她彷彿習慣了，不再有反應。

於是他跟小睡豬槓上了，他加快搔她癢的動作，就不信吵不醒她—

嚇！她倏地睜大眼睛把他狠狠嚇了一大跳，整個人瞬間僵硬，動彈不得，可是很快的他就發現不對勁，因為她的眼睛雖然睜開了，卻沒有焦距，而且根本就是在下一秒，她又閉上眼睛繼續睡。

呼！賀之曉拍拍胸膛，這小睡豬還真嚇人啊，不過他不得不佩服她，到底要有多累才能睡得像她這樣不管不顧的？

既然如此他就繼續努力，看看小睡豬何時才會被他給吵醒。

搔啊搔啊搔癢癢……

小睡豬忽然又瞪開雙眼，不過賀之曉並未理會，以為她跟剛剛一樣，很快又會再睡著，卻沒想到再下一秒，小睡豬發出殺豬般的尖叫，然後火速起身，力道之猛烈，讓他根本來不及躲避，悲劇就這麼發生了……

紀浣妍一如往常，在禮拜三非常煩人的數學課蹣跚了。

她今年高一，讀的是一間非常有名的……三流高中，呃，她向來對讀書沒興趣，能有學校讀已經不錯了。

讀書真的很痛苦，尤其是那些你看我我看你永遠都看不懂的數學符號，為什麼她得學這些永遠都用不到的知識？

如果可以，她巴不得每天都蹣跚，當然，她也知道這是不可能的，要是她曠課太多被退學，她親愛的母親可能會哭倒 101 大樓吧。

從紀浣妍懂事以來，母親就告訴她她沒有父親，也不要找她要爸爸，母親在成衣工廠一天工作十二個小時，辛苦賺錢將她撫養長大，她可以什麼都不在乎，就算讓全天下的人傷心也無所謂，但她就是不能讓母親擔心難過。

可是她最近很是煩惱，為什麼母親就是無法理解她完全沒有讀書的天分，她真正的興趣是在其他方面，唉，真煩……

還好紀浣妍天性樂觀，說難聽點就是少根筋粗線條，儘管煩惱跟母親溝通不良，但她很快的就拋到腦後。

她在新發現的小天地裡吃完雞腿便當後，倚著樹幹抬頭看天空順便放空，沒想到瞌睡蟲就這麼上身了。

無法趕走頻頻來訪的睡意，她心忖這個小公園位置偏僻，幾乎不太會有人來，睡一下也無妨，於是她就這麼躺平睡一下了……不，應該說是直接睡死了。

這一覺睡得好香甜，她夢到自己啃著香噴噴的雞腿，吃到一張嘴油膩膩的，心滿意足，可是不知道是怎麼了，她老是覺得臉癢癢的，好像有人拿羽毛一直在搔她

的臉似的。

她想要瞪那個不知趣打擾她的人，想叫他走開，可是眼皮好重，打開又闔上，可是當她再一次睜開眼，以為只要夢醒了，就不會有雞腿可以啃，那個騷擾她的人也不復存在了，可是她錯了，真的有一個人就在她眼前！嚇得她猛地站起身一磕！

兩人的額頭直接撞上，而且這一撞力道可不小，隨即他們各自捂著發疼的額頭，轉到一旁嘶嘶哀號。

「妳要起來不會通知一聲嗎？」賀之曉咬著牙說。

小睡豬的身材不是長好看的而已，她的力道可是很紮實的，他的額頭不知道會不會腫起來？

「你嚇到我了！」紀浣妍則是委屈的控訴。

一睡醒就看到一張大臉湊在眼前，好吧，雖然那張臉長得還真不錯，稱得上賞心悅目，可是還是很驚嚇啊，正常人都會像她這樣反應的嘛！

他看著她那嘟起來的臉頰跟嘴巴，還有捂著額頭痛處的委屈模樣，再想想自己現在也是同樣的姿勢，忍不住笑了。

她登時看傻了眼，口水差點流下來，她不是醒了嗎，怎麼還像身處在美妙的夢境裡呢？

這麼好看帥氣的男生就近在咫尺，還對著她笑，而且他比韓系帥哥還要養眼，一雙單眼皮笑的時候微微瞇起，那對酒窩根本會招魂，不僅容貌好，身材也無懈可擊。

依她目測，他至少一七五以上，雖然不算很高，可他身材比例很好，也不是偏瘦竹竿的身材，任何衣服穿在他身上都好看，像他現在雖然只穿著簡單的黑色亞麻長袖上衣搭配牛仔褲，就已經好看到讓人嫉妒。

更值得稱讚的是他的氣質，有著貴公子的味道卻又不會讓人覺得高傲難以親近，帶著書香氣息卻不會讓人覺得是個呆板的人，他的舉止動作很是優雅，感覺得出來是個家世教養都極好的人。

人家都說氣質這種東西騙不了人，紀浣妍看著他，深深體會到這句話的內涵。

「對不起，是我不好。」賀之曉很誠懇的道歉，他不該故意逗弄她，是她不對在先。

聞言，她才猛地驚覺她怎麼當著他的面發起花癡，真丟臉，再加上他的態度實在太誠懇，讓她有些不知所措，過了一會兒她才吶吶的回道：「沒關係。」話落，她摸了摸鼻子，頗有自知之明的想著，人長得好不好看果然有差，像他這麼帥，實在讓人生不了氣。

他攤開掌心，讓她看到那一根小草，再一次道歉，「是我看不順眼妳睡得這麼香甜，才故意用小草 呱癢，想把妳吵醒，對不起。」

紀浣妍完全傻眼，沒有多想，脫口問道：「我睡在這裡……礙著你了嗎？」

賀之曉微微偏過頭，淺笑回道：「是真的妨礙到我了，這裡本來是我休憩看書的小天地，沒想到卻變成妳的臥房。」

她這才知道原來是她佔據了別人的地方，正要道歉，又聽到他說一

「這裡明明是外頭，地上是會刺人的草皮，妳怎麼還可以睡得這麼好，還吃雞腿吃得如此開心……」

這番話讓紀浣妍當場石化了。

敢情自己礙著他的地方不是因為佔據了他先發現的小天地，而是因為她在外面可以睡得跟豬一樣，而且一想起剛剛的美夢……看來她說夢話的老毛病還是改不掉。

而且被一個帥哥說自己如此隨便，喔不，是隨興的行徑，她真想當場挖個洞把自己給埋了，這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在乎形象，天哪，她現在的處境已經不是尷尬兩個字就可以形容的了。

賀之曉也知道自己這麼說似乎太不給她面子，但他就是想看看她會有什麼反應，果然如他所料，真的好可愛，她的嫩臉沒發紅，可是耳朵都泛紅了，嘴角還微微抽搐著，而且她的心思全都寫在臉上，一副她想要當場落跑好擺脫尷尬的模樣。沒多久他又發現她竟然連脖子也開始紅了，真是奇特，一般人不是都先臉紅嗎？怎麼她卻是先從耳朵紅起，接著從脖子向下擴散，再這樣下去她不就變成一隻紅色的小嫩豬了？

賀之曉的腦海裡忽然浮現被架起來烤到全身紅通通的烤乳豬，再也忍不住笑了出來。

他這一笑讓紀浣妍的嘴角抽搐的幅度更大，額頭也跟著冒出好幾條黑線。

她生平真沒遇過什麼帥哥，就算有，也僅是遠遠遙望，帥哥總是配美女，她這樣子跟美女實在有一段距離，雖然她也沒有因為得不到帥哥青睞而自暴自棄，但難得可以跟個氣質大帥哥如此面對面近距離的說話……唉，沒想到她居然是這副糗樣。

紀浣妍緩緩的往後退了兩步，打算將自己化於無形當中，在不干擾帥哥視線的情況下慢慢消失。

賀之曉是個聰明的，一發現她的企圖，趕緊止住笑意。「抱歉，我沒有取笑妳的意思，真的，我只是覺得妳很可愛而已。」

她瞪大一雙如小鹿般的眼睛，直勾勾的瞅著他，眼裡布滿不可置信跟驚嚇。

她這樣的反應讓他的一顆心都軟了。

方才她睡著的時候他就已經仔細打量過她的容貌了，果然一雙出彩的眼睛是很重要的，小睡豬是天生的娃娃臉，五官組合起來不出色，倒是一雙眼睛活靈活現的，一雙完全會洩漏內心想法的眼睛，不知是好還是壞，但真的好可愛……

哎呀，他今天真的很奇怪，不僅捉弄了一個陌生女生，還一直覺得人家很可愛，心也微微悸動著，跟看到其他女生完全不一樣。

很可愛這三個字像跑馬燈一樣在紀浣妍的腦海裡繞啊繞的，她聽到自己的呼吸變得急促，感覺到心跳突然間加快。

這時候她應該怎麼回應呢？

然而她的腦袋都還沒想出個好答案，嘴巴就已經先順著直覺回道：「謝謝。」

賀之曉眨了眨眼，覺得小睡豬不僅可愛，還單純，稱讚她還會得到感謝。「妳現在不生我的氣了嗎？」

「我一直都沒有生氣啊，而且我為什麼要生你的氣？」面對氣質帥哥，紀浣妍的腦神經反應總是慢了些。

「因為我打斷妳睡覺，還有妳的美夢。」

說到美夢，她又開始顯得侷促，兩手不自覺絞扭著百褶裙的裙襬，把裙子弄得更皺了。「沒關係啦，又不是真的吃到雞腿……啊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雞腿吃多了只會更胖而已，你打斷就打斷了……」

胡言亂語說完，她氣餒得直想把自己的嘴巴縫起來，不過她也安慰自己，因為第一次跟帥哥面對面，失常也是應該的，但她還是好想去撞牆，可惜這裡沒有牆……看小睡豬的表情就知道她又陷入自己的思緒魔障裡，那表情真是精彩啊，千變萬化，賀之曉看得津津有味，而且這一次他極力憋著笑意，免得小睡豬又覺得他是在嘲弄她。

欣賞她的表情欣賞得差不多了，他問道：「為了讓我心安，下禮拜三我請妳吃好吃的雞腿便當，如何？」

「啥？」紀浣妍的腦袋一時間轉不過來。

「我說，下禮拜三，中午十二點，我們這裡見，我會帶好吃的雞腿便當來，當做是我對妳的補償跟歉意。」賀之曉可是誠心誠意的。

面對大帥哥的邀約，說不的人就是大笨蛋，況且看著他那張百看不厭、越看越驚豔的臉，她怎麼可能搖頭呢，於是她有些嬌憨的點了點頭。

當晚，躺在房間床上的紀浣妍，臨睡前想起自己的呆樣，還有毫無抵抗的就答應了人家，根本就是傻妞一個，她受不了的用棉被蒙住自己的頭放聲大叫，還惹來晚睡的母親敲門問她怎麼了，她只好趕緊說沒事。

可是她卻無法克制心跳加快，有枚帥哥請她吃雞腿便當耶！雖然聽起來不是很浪漫，可是她超想跟死黨分享的，喔喔，還是算了，也不知道氣質帥哥是不是說真的，那她下禮拜三到底要不要蹺課呢？

去？不去？是真話還是隨口說說？在一大堆環繞的問號當中，紀浣妍又默默的睡著了。

沒辦法，她的腦袋不適合想太多，還是先睡了再說。

## 第2章

紀浣妍承認，在自己目前才過了十六年的人生歲月裡，母親、服裝設計跟吃，佔了最重要的三個部分。

母親在成衣場工作，老闆阿姨同情母親沒錢，請不起保母，答應母親帶著她一起上班，所以她可以說是在成衣場裡長大的，開始上學後，她放學和放假的時候會在成衣場裡讀書寫功課，直到母親下班兩個人再一起回家，耳濡目染下，她也對服裝設計產生濃厚的興趣。

老闆阿姨是個服裝設計師，她自己設計服裝再由員工打版大量製造，她看小小的

紀浣妍每次寫完功課就黏在她旁邊，說到畫衣服時就雙眼發亮，於是她手把手的教導紀浣妍，驚覺這個不愛唸書的孩子竟然在服裝設計方面有很多想法，她也鼓勵紀浣妍能朝這方面努力。

紀浣妍當然很想照著老闆阿姨的話去做，偏偏母親不同意，母親希望她能順利考上大學，畢業後當一個朝九晚五、工作穩定的粉領上班族，這陣子她一直在母親的期望跟自己的興趣之間掙扎，很是矛盾。

除此之外，生活中能讓她覺得快樂的就是吃了，她喜歡吃也熱愛品嚐美食，就是因為這樣她比其他女生身上多了那麼些肉肉，而且她身高不到一六〇，體重數字則是開頭，身上該圓的地方很圓，不該圓的地方也很圓，這樣的身材再加上不是很出色的五官，在同儕間顯得普通平凡。

紀浣妍不覺得普通平凡有什麼不好，世界上的人這麼多，大部分的人不也都是普通平凡的嗎？她從來沒有夢想過自己會成為一個萬眾矚目的人，也沒多期盼自己的長相跟身材引來男人愛慕的眼光，尤其是帥哥跟美女，她向來敬而遠之，畢竟他們的條件好，眼光自然也比較好，容易瞧不起像她這樣普通且平凡的人。

所以這一次在小公園巧遇的氣質俊男跟她訂下的「雞腿便當」之約，成為她最新的煩惱，她真的很猶豫，去不去實在很難抉擇。

去了，帥哥也如約到了，但真的要當著帥哥的面啃雞腿嗎？她還想在帥哥面前保留一點點形象。

去了卻是被帥哥耍了，帥哥沒到，更沒有雞腿便當，那豈不是期待都落空？

呃，好吧，她承認自己是有所期待，這可是第一次有帥哥約她，或許這一生就只有這麼一次，怎麼可能不期待？只是她總覺得被帥哥放鴿子的機會很大，那種帥哥肯定有一堆女生成天環繞在身旁，怎麼可能記得普通又平凡小小胖胖的她呢？紀浣妍決定了，下禮拜三還是不要去小公園好了，不去就不算是被帥哥放鴿子，不去就可以什麼都不用期盼，安然過著她的日子。

可是到了這一天，她還是蹺課了。

她給自己的藉口是，反正都已經習慣禮拜三蹺課到小公園睡覺，就算去了發現帥哥爽約，也不會有第三人知道，不算太丟臉。

紀浣妍大概十二點二十分左右抵達小公園，遲到的原因是因為內心不停的掙扎，讓她故意放慢了走路速度。

來到大樹下，她見空無一人，她努力想讓自己忘記今天前來赴約的窘狀，也極力想要忽視心裡那無法形容的失落，自嘲的笑道：「就說嘛，怎麼可能記得。」虧她還為了這個約會沒有吃午餐，她摸了摸肚子，還是先去填飽肚子再說。

正當她要離開小公園去覓食時，卻看到賀之曉出現了，他手裡提著兩個塑膠袋，一個裡面放著便當，另外一個則是飲料。

一看到她，他的雙眼瞬間發亮，笑了，他的笑容像是在黑暗中乍見到光芒般的耀眼。

「妳遲到了。」賀之曉說：「我等了妳一會兒，想說去買個飲料好了，還好回來得正是時候，要不然我看妳似乎打算要離開了。」

紀浣妍難掩錯愕，她真沒想到帥哥不但準時來赴約，還體貼的去買了飲料。

「妳肚子餓了吧，快點來吃吧，雞腿冷了就不好吃了。」他環顧周遭，又道：「那邊有個涼亭，有桌椅是比較方便，但我想還是就坐在草地上吃吧，當做是野餐，也比較自在，妳覺得呢？」

她的腦袋一片空白，當然是帥哥說什麼她就點頭。

直到從帥哥手中拿過便當跟飲料，她才驚覺，難道她真的要在帥哥面前啃雞腿了嗎？可是看他這麼自在，一點都不怕破壞形象，他盤腿坐在草地上，還很親切的拍了拍旁邊的位置，要她快點坐下來一起吃，她突然有慷慨赴義的心情。

其實人家帥哥對她應該是沒有任何心思的，一切都是她的少女心在作祟，也不想想兩人的「等級」根本就差很多。

要是帥哥真的對她有什麼心思，應該不會約她在草坪上吃雞腿便當，畢竟這一點也不浪漫。

紀浣妍突然覺得她也挺強的，在瞬間就將腦袋裡殘留的粉色氛圍給驅逐出境。

反正自己在帥哥面前也沒什麼形象，之前都可以呼呼大睡到那種地步了，今天不過就是啃個雞腿便當而已，怕什麼！

想通了，紀浣妍拍拍制服裙襬，跟著席地而坐，打開雞腿便當，食物香氣猛地撲鼻而來，她不由得深吸了一口氣，嘴角也開心的勾起。

她的人生哲學就是，只要有得吃，尤其又是好吃的，一切煩惱困難皆可拋。

看她眼睛亮晶晶的，賀之曉不自覺加深了笑意。

「那是哪家的雞腿便當，看起來好好吃喔！」

「不只看起來好吃，是真的很好吃。」他率先開動了，他用餐的動作自然且爽快，絲毫不見粗魯。

美食當前，還在意什麼形象呢，紀浣妍也開始吃了起來，啃一口炸得酥脆的雞腿，唇齒之間鮮嫩的口感，還有溢滿口腔的香氣……真是人間美味啊！

「覺得如何？」賀之曉笑問道。

她滿嘴都是食物，根本無法開口回答，只能猛點頭，待嘴裡的食物嚥下後，她才大力稱讚道：「好吃，真好吃！雞腿炸得很酥脆，不油膩，不像有些炸雞腿都裹上一層厚厚的粉，炸油又反覆使用，吃起來滿口都是油味，讓人覺得噁心，你是在哪一間買的？」

她覺得有必要將這家便當店納入口袋名單，對一個吃貨而言，搜尋哪裡有美食是很重要的。

「妳喝我買的飲料，無糖綠，搭配這雞腿剛好。」他偏不回答她的問題。

紀浣妍馬上被他的話給牽著走，趕緊喝了一口飲料，雙眼眨了眨，再度驚豔。「這綠茶也好好喝喔！」味道香濃卻不苦澀，超好喝的。「這是在哪裡買的？」

為什麼他都可以找到如此令人垂涎的食物和飲料呢？拜託和她分享一下。

賀之曉神祕的笑了笑。「以後想吃跟我說一聲就行了。」

她不滿的嘟起嘴。「不想說就算了。」

他的回答根本就是在敷衍她嘛，他們充其量也才見過兩次面，他卻說得兩人好像

很熟似的，況且他們連彼此的姓名和聯絡方式都不知曉，她想吃的時候是要怎麼跟他說？

賀之曉不禁失笑，她的反應還真直接，嘟起來的嘴唇粉粉亮亮的好可愛，讓他忍不住又多看了幾眼。「我的確不想說。」

紀浣妍馬上露出「我就知道」的表情，彷彿在控訴他是個小氣鬼。

「這樣妳就不會吃完便當之後就拍拍屁股走人。」

她一聽，瞬間滿腦子問號，便當吃完了當然就是要離開啦，要不然要留下來做什麼？她是個直腸子，聽不懂這種彎彎拐拐的說話方式。

瞧她一臉迷惑，賀之曉明白了，這種暗示性的話語對她來說是多餘的，她果然和一般女生不一樣，不過這樣也好，直截了當也省得麻煩，於是她挑明了問道：「難道妳不想認識我嗎？」

他前後兩句話也太跳 Tone 了吧，紀浣妍承認自己並不聰明，一時間還真不知該怎麼回應。

「我們認識以後就是朋友了，既然是朋友，妳開個口就有便當吃了，不用自己眼巴巴的去找。」賀之曉非常有耐心的向她解釋，這也是他頭一回對自己的男性魅力感到質疑，說完，他自我介紹道：「我姓賀，恭賀的賀，之乎者也的之，破曉的曉，賀之曉，妳呢？」

她的腦袋轉得沒有他快，更準確一點來說，他們的腦容量的差距應該有一大截，被他這麼一問，她也來不及思考，直覺答道：「紀浣妍。」

「怎麼寫？」

「紀念品的紀，三點水一個完美的完，妍麗的妍。」說完，紀浣妍不免有些懊惱，怎麼他問什麼她就答什麼，有沒有那麼聽話啊！

「紀浣妍……」賀之曉輕聲唸了一次，「那我以後就喊妳浣浣吧！」

浣浣她有些氣虛的抗議道：「不好吧。」

她吃了他請的便當，喝了他請的飲料，的確吃人嘴軟，但他們真沒熟到這種可以叫小名的地步。

「哪裡不好？要不然我也讓妳取個小名好了。」他突然把臉湊向她。「這樣一來就很公平了吧，浣浣。」他喊她浣浣時，嘴角還愉悅的勾起，根本是在調戲她。他突如其來的舉動讓紀浣妍覺得心臟都快停止跳動，四肢也有些發軟，下一秒她不禁感到有些羞惱，就算他長得再帥，也不能這樣，就算從來沒有帥哥正眼看她、對她獻殷勤，她也不能那麼隨便。

她拿起啃到一半的雞腿當武器，將它擋在兩人之間。

賀之曉連忙往後退開一些，免得被雞腿「掃」到。

「我沒有喊陌生人小名的習慣。」紀浣妍正色的說。

喔喔，小睡豬反擊了，她故作正經的模樣也挺可愛的。

「我們不是陌生人了，妳會吃陌生人買給妳的便當嗎？」意思是，吃了他的便當以後，他們就不再是陌生人了。

紀浣妍為之語塞，有種自己往人家挖好的陷阱裡面跳的感覺，欲哭無淚。

「好了，別懊惱了，乖，下禮拜再帶好吃的東西給妳吃。」賀之曉很清楚她無法抗拒的點在哪裡。

她的眼睛眨了眨，隨即閃閃發亮，可是她的理智馬上回籠，不行，她要是再這麼輕易被他誘惑，搞不好下場就是被抓去屠宰場殺了。

很顯然，她這是把自己當成豬了。

「是隱藏版加限量版的美食喔，就算妳排隊也吃不到，我可是有特殊門路。」他朝她挑了挑眉，壞心的又再拋出誘餌，接著溫柔的問道：「我們再約下禮拜三，好嗎？」

紀浣妍已然失去思考能力，根本無從抵抗，彷彿被美食催眠般的回道：「好。」

「浣浣真乖。」賀之曉終於忍不住，伸手捏了捏她軟嫩的臉頰，那觸感真是太好了，教他真捨不得鬆開手，不過他不敢太超過，很快的就收回手，心忖：還有機會的，別太心急。

「學長……之曉學長，等等，可以等我一下嗎？」

賀之曉目前就讀大法律系，是系上的高材生兼明星人物，沒辦法，人長得帥外加強大的家世跟聰明優秀的腦袋，不管在哪裡都是受到矚目的焦點。

應該說他就像天之驕子般，而他也的確有理由驕傲，但是他溫和有禮，氣質俊爾又斯文，完全是所有女生心目中的白馬王子。

以至於整個大愛慕喜歡他的學姊學妹跟同學加起來……真的很難細數，像現在這樣在校園裡被喊住的情況司空見慣。

他本想當做沒聽到，反正對方喊學長，在校園裡任何男生都有可能是學長，可當對方喊出他的名字時，他就不得不停下腳步了。

他轉過身一看，喊住他的是兩個青春洋溢的大一學妹，他從容的笑問道：「請問學妹有什麼事呢？」但事實上他有些趕時間，可是從小接受的家庭教育讓他保持最基本的禮貌和風度。

兩人美麗的臉龐寫滿興奮之情，其中一人有些害羞的問道：「之曉學長，我們是法律系一年級的學妹，是這樣的，下禮拜三我們有一場系所的聚餐，不曉得學長是否願意賞臉出席。」

下禮拜三啊……賀之曉淺淺一笑。「很不巧，那天我沒空。」

「可是學長不是禮拜三中午過後就沒課了？」另一個學妹脫口道，顯然在提出邀約之前已經先調查過他的課表了。

他也不是很在意，況且據他所知，已經有不少同學出賣過他的課表時間了。「但我已經跟別人有約了。」

兩位學妹眼中的失望好明顯，而且似乎不太能接受被拒絕。

「學長可以跟對方推掉嗎？」

賀之曉的笑意瞬間消失，眼神也變得有些淡漠，雖然沒有再開口說些什麼，但可以讓人很明顯的感受到他的不開心。

其中比較會看臉色的學妹趕緊拉了拉同學的衣袖，並開口向他道歉。

賀之曉淡淡的回應一聲，便轉身走人，壓根沒意識到自己第一次這麼明顯的表現出不耐煩，沒辦法，誰教他正在趕時間呢，某個小吃貨還等著他前去餵食。

想到嗷嗷待哺的紀浣妍，看到今天的午餐雙眼會如何發亮，他原本被學妹惹起的小小不滿瞬間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純然的喜悅。

他現在要趕著去拿手工披薩，好送去小公園進行餵食秀，那兩個突然冒出來的學妹耽誤了他的時間，希望浣浣別等到太餓了才是。

賀之曉遲到了三十分鐘，他一到小公園，就見紀浣妍皺著一張臉，一手捂著肚皮，眼神透露著哀怨。

「對不起，我來晚了，妳一定很餓了吧？」

「對，很餓。」她說得理所當然又委屈。

話說她在他面前是越來越自在，從他們意外在小公園遇見那天到現在都過了一個多月了，每個禮拜三她依舊會蹣跚，來小公園窩著，沒想到他也每個禮拜三都會帶著食物來誘惑她。

他們之間的相處，從一個雞腿便當開始，很自然的一邊吃一邊聊天，食物是很好的一個話題，也是她很愛的一個話題，從吃開始聊起，可以延伸到許多方面，大部分的時間都是他在說在問，她在吃在答，久而久之也形成一種奇怪的默契，該知道的個人資料也都知道得差不多了。

賀之曉打開紙盒，催促紀浣妍趕快吃。

她沒好氣的道：「下次如果你不方便來，就打電話給我，我會先吃飽的。」

他微微皺起眉頭，曲起手指輕彈了下她的額頭。「餓到發脾氣了？」

「才沒有。」紀浣妍嘴巴嚼著披薩，臉頰卻是鼓鼓的。

還說沒發脾氣呢，臉頰脹得跟什麼一樣，賀之曉心裡失笑，總是他理虧。

他解釋道：「是被人給耽擱了。」

「你有事其實可以不用來。」

說真的，她覺得自己是得了便宜還賣乖，他沒必要每個禮拜三都替她送吃的過來，而且她好像越吃越覺得理所當然，這實在有些糟糕。

「真的沒事，就是系所的聚餐，我拒絕了。」

「幹麼拒絕？」有得吃幹麼要拒絕，這是紀浣妍在心裡補充的話。

「時間是下禮拜三中午。」跟餵食的時間相衝突了。

「喔。」她不覺得有什麼不對勁，直覺反問道：「禮拜三中午不行嗎？」

「我去聚餐，妳怎麼辦？」

「不怎麼辦，就自己找東西吃。」她以前不都是這樣嗎？

「妳可真沒良心。」

紀浣妍吃完兩大片披薩，終於有些許的飽足感，可以好好說話了。「我哪裡沒良心了？」他聚餐，她自己吃飯，很正常啊。

賀之曉的嘴角微抽了一下，好吧，他不該過分要求神經比電纜還粗的她明白他的言下之意。

他深深覺得自己該檢討了，可是又不曉得該從哪裡檢討起，他的男性魅力向來是不容置疑的，女生見到他，害羞的會先臉紅，大膽點的就暗示明示表露愛意了。就像不久前邀約他出席系所聚餐的兩個學妹，她們那樣才是正常的表現。

可是紀浣妍除了第一次，應該說是雞腿便當那一次，她乍見到他時帶著一絲絲身為女生自覺的羞怯之外，其餘時間眼睛發亮時都是針對美食，而不是他。

「我每個禮拜都排除萬難替妳送好吃的午餐來，難道妳一點感覺都沒有嗎？」他這是委屈啊。

紀浣妍直覺回道：「我又沒叫你送，從下禮拜開始就別這樣了。」她擺擺手，覺得被誤會有些委屈。

「浣浣，我問妳，一個男生每個星期都積極尋覓美食，替喜歡吃美食的女生送來，妳說他這是為什麼？」

為什麼……她的腦袋轉速是沒有他的快，可並不表示她的腦袋不會轉，她的思考線條是很粗大沒錯，也並不是表示她沒有思考能力。

賀之曉雙手環胸，直瞅著她，就等著她這個沒良心的人做出反應。

果不其然，在他意料之中。

紀浣妍將拿在手中的披薩放回紙盒，開始顧左右而言他，甚至起身準備撤退。

他不以為忤，還主動給她臺階下。「妳要離開了嗎？」

「呃，是啊，臨時想到有點事……」她看左看右就是不敢看他。

「嗯，那我們下禮拜見？」

「呃，好……那，我走了……」紀浣妍開始後退。

「好。」賀之曉就這麼目送她離開。

紀浣妍根本是落荒而逃，她的心跳得好快好快，撤退的步伐好亂好亂，走出小公園時，左腳還不小心拌到右腳，差點沒直接撲倒在地。

浣浣，我問妳，一個男生每個星期都積極尋覓美食，替喜歡吃美食的女生送來，妳說他這是為什麼？

這是生平第一次有男生當面跟她告白，雖然他沒有直接說我喜歡妳，但他的意思已經再明顯不過了。

如果他是普通人也就算了，偏偏他是個讓所有女生都垂涎愛慕的帥哥，大法律系的高材生……

紀浣妍簡直不敢相信他居然會喜歡她這樣的小肥豬，他一定是開玩笑的吧

對，當下她逃得太快了，她應該哈哈大笑，拍拍他的肩，要他別鬧了。

紀浣妍的心七上八下的，連怎麼回到家的都不知道，不管做什麼事也都無法專心，晚上吃飯時還被母親唸了一頓。

她真是有委屈說不出啊，她這一顆少女心啊，怎麼禁得起被開這樣的玩笑呢，母親好歹也體諒體諒她吧。

又過了一個禮拜，賀之曉不意外紀浣妍爽約了，他在小公園裡等了又等，遲遲沒等到她的人，他只好撥打她的手機，她的手機有開機，但是沒接。

看來這小妮子是打算當鴕鳥躲著就是了。

沒關係，他也不介意當一個死纏爛打的人，面對一個把自己假想為鴕鳥的人，不屈不撓的逼她把頭從洞裡拔出來才是最好的方式。

於是到了晚上，賀之曉又打電話給紀浣妍，她一樣沒接。

他吃飯前打，飯後又打；洗澡前打，洗完澡又打；躺在床上要準備睡覺前又打一紀浣妍竟然接了。

她沒想到賀之曉會這麼盧，她以為以他的條件，沒有必要也不會這麼做，他的舉動真是出乎她的意料之外，當然，眼光也是。

「妳今天爽約了。」賀之曉開門見山的說。

「呃……嗯……我走不開，下禮拜要段考了，我不能再蹺課了，如果每一科都不及格的話，我會被我媽給殺了。」

其實這也算是實話，下禮拜的確是要段考，而她也真的完全沒有準備。

賀之曉挑高一邊的濃眉，她這藉口找得還真是漂亮，他也很好心的順著她的話道：「也是，當學生的本分就是就算蹺課也必須把試考好，至少給個交代。」

他的腦袋天生聰明，應付考試游刃有餘，這也是旁人模仿不來的優點之一。

紀浣妍輕輕嘆了一口氣，讀書對她來說真是件苦差事，考試更是，以她的腦袋跟學習態度，在升學主義為主的臺灣是很辛苦的，她想，母親之後看到她的成績單應該會很失望吧。

賀之曉耳尖的聽到她的嘆息聲，腦袋快速一轉，提議道：「既然要段考了，要不然週末我們約去圖書館，我幫你惡補一下吧。」

她是很心動，卻又不免猶豫，畢竟她還不知道該如何面對他。

「就這麼說定了，禮拜六早上九點，我們市立圖書館見。」他也不囉唆，道了晚安便掛上電話，他相信她到時候一定會出現的。

想他賀之曉從沒對哪個女生這麼用心，此時心頭的感覺很微妙，不過既然看上眼，也喜歡上，沒道理追不到，要是真的追不到，他乾脆拿豆腐一頭撞上去算了。

### 第3章

經過幾番天人交戰，尤其在母親充滿關切的眼神下，紀浣妍最終還是赴約了。

賀之曉的確投下很大的誘惑彈，她真的很需要他幫忙惡補，要不然她可以預見自己這次段考肯定滿江紅。

週六早上八點五十分，紀浣妍提早來到市立圖書館門口，沒多久賀之曉也到了。今天的他打扮較為休閒，頭髮沒有特別梳理，任瀏海隨意的遮住額頭，他還戴上了很普通的黑色膠框眼鏡，可是她不得不承認，人長得好看又有氣質，就算用的東西再平凡不過，還是可以表現出屬於自己的味道。

她也發現，當他出現時，在圖書館門口等待開門的所有女性精神紛紛為之一振，還有幾個女生趕緊打量自己的穿著跟儀容，似乎希望可以吸引他的注意。

賀之曉一點都不在意周遭因為他的出現而馬上變得不一樣的氛圍，他眼中只有站在門前走廊一角、頭低低的紀浣妍。

她穿著淺黃色的短袖襯衫，搭配牛仔連身褲，褲管反摺顯得俏皮，再配上簡約的

帆布鞋，他沒想到她這麼會穿搭，讓她出色不少。

從認識她到現在，這是他頭一回看她穿便服，感到相當驚豔。

在場其他女性的目光都情不自禁的黏在他身上，然後看著他緩緩走向……啊，不會吧……她們全都露出不敢置信且失望的表情，有的甚至還發出嘆息聲。

賀之曉一點都不在意，帶著笑意對紀浣妍道：「圖書館開門了，我們進去吧。」

紀浣妍的敏銳在這個時候發揮了作用，她瞬間覺得眾多目光宛若一把把利箭射向她的背，讓她頓時覺得好像有把火在燒。

賀之曉似乎是圖書館的熟客，很快的替兩人找到一個好位置，而他非常的盡責，沒有多餘的廢話，直接進入惡補狀態。

首先，他必須了解紀浣妍的程度，以及她最不擅長的科目。

跟大部分的高中女生一樣，她的國文和英文程度都還不錯，歷史、地理也還行，只是不太會抓重點，最差的當然是需要思緒活絡的數學。

賀之曉向來是個會直接面對問題的人，而且是那一項最難解決就從那一樣開始做起，既然她的數學不行，那就從數學開始惡補起。

他先把她的課本翻到此次段考的範圍，打算用最快、最簡單、最偷工的方式從頭教起。

由於在圖書館說話不能太大聲，又共用一本課本，兩個人難免會靠得很近，紀浣妍不由得介意起其他人的目光，總是不能專心，遲遲無法進入狀況。

賀之曉抬起頭，犀利的瞥了她一眼，她馬上心虛的挪開目光，怎料他竟然一手捏著她的鼻子，力道還不小。

她被逼得不得不轉回頭看向他，小小聲的倒抽了口氣。「痛……」

他這才放開手，沒好氣的說：「誰教妳不專心。」說完，他又曲起手指輕敲她的頭一下。「真不懂妳這顆小腦袋瓜到底在想什麼！」

紀浣妍被他這麼一教訓，低下頭去，深切的反省，他說的沒錯，什麼都比不上考試考差了，面對母親一臉失望的難受。

「對不起，我會開始專心的。」

賀之曉挑高一邊的眉。「很好。」說完，他又伸手揉揉她的髮以示鼓勵。

她發現他似乎很喜歡對她動手，她攏起眉，想到自己這時候實在不宜胡思亂想，要不然原本腦容量就不太夠的腦袋可能會阻塞得一塌糊塗，她深呼吸一口氣，壯烈的道：「來吧，我準備好了。」

他淺淺一笑，再次從頭教起。

紀浣妍簡直不敢相信，在圖書館即將關門前的一個小時，賀之曉考她的那些題目她竟然都會寫耶。

以往她對數學這個科目只有一個感覺，相看兩相厭，但是今天他用很簡單、一點都不迂迴的方式講解，她雖然不至於一聽就會，可是透過他耐心的說明，她竟然也慢慢理解了那些複雜的符號跟方程式。

「其實數學一點都不難，對吧？」賀之曉改好了臨時小考考卷，她只錯了一題。

「不錯喔！」他獎賞的摸摸她的頭。

又來了，他又動手了！

不過這一次紀浣妍一點都不介意，她仍然陶醉在自己竟然可以輕易解出數學題的夢幻中。

時間已來到晚上八點五十分，再十分鐘圖書館就要關門了，賀之曉要紀浣妍整理一下桌面，他則是大略翻閱了一下她的課本。

「期中考是下禮拜，時間有點趕，明天我會稍微幫你抓一下其他科目的重點，若是沒有太多時間複習，你就看我抓的重點就好。」他說得相當有自信。

她停止收拾的動作看向他，眼底有著崇拜，腦袋聰明的人真好，讀書對他們而言好像反掌之間這麼容易，突然間，她又覺得他根本就是和她不同世界的人，偏偏他卻說喜歡她……

紀浣妍的身子縮了縮，她注意到要離開圖書館的人不少，尤其是女生，她們的目光總是似有若無的飄到他們這兒來。

看來醉翁之意的人不少，是誰說女人才是禍水，男人也可以是，賀之曉就是最好的例子。

其實她還是有著夢幻的少女心，也期盼著有個男生能像騎士般溫柔呵護著她，可是對方絕對不能長得像賀之曉這樣，她的壓力會太大，她知道自己是個再普通不過的女生，能找個跟她一樣的普通男生，彼此個性相合，懂得尊重她疼愛她，她就心滿意足了。

過了一會兒，紀浣妍收拾好東西了，便道：「好了，我們可以走了。」

賀之曉微笑道：「今天一整天都只是隨便吃點東西，我請你吃好吃的宵夜。」

一聽到有美味的食物可以吃，她雙眸乍亮，可是一想到剛剛做的決定，她忍著心痛，搖了搖頭。「不了，我怕太晚回家我媽會擔心。」用家人來當理由是最好的。他沒戳破她的藉口，點了點頭，陪她走到捷運站後便回家了。

隔天，一樣是圖書館一開門他們就進去開始惡補，一樣是加強數學，但其他科目賀之曉都細心的幫紀浣妍劃了重點。

兩人又奮戰到圖書館關門，今天他沒有再約她去吃宵夜，陪她走向捷運站的路上，他們雖然並行，但他與她保著一小段距離，而且正在專心思考一件事。

他明白她的恐懼，要是他太過著急，只會讓她心生退拒，不過如果激她來一場賭約的話，願賭服輸，而且這賭注還只能跟君子賭，不能跟小人。

「浣浣，敢不敢跟我來一場賭約？」

捷運站外，賀之曉的話讓紀浣妍的步伐突然一頓，理智告訴她，她應該直接拒絕，然後掉頭就走，可是他閃爍的目光讓她不免有些猶豫，搞不好他早就料到她一定會說不要。

人性是禁不起激的，就算像她這般性格較柔弱單純的人也一樣，於是她問道：「賭什麼呢？」

只要她沒有說不要，那麼他的勝算就已經超過一半了。法律其實也算是玩弄心理

學的一種，不是嗎？

「如果妳這一次段考，全部科目都在八十分以上，妳就得答應跟我交往。」賀之曉認真的道。

紀浣妍錯愕的微微瞪大眼。她又不是什麼大美女，人矮又稍微豐滿了些，腦袋更是不靈光的時候多，為什麼他就堅持要她……就算她極力要拉開兩人的距離，他還是會想辦法靠近。

還有，這是什麼賭注啊，嚴格說來，這根本就不能拿來當賭注，以她對自己的了解，能夠全部科目都及格就該偷笑了，就算這兩天臨時惡補，也不可能突然進步這麼多，就算他真的抓到了老師的出題方向，若是她故意放水，只要有一科沒超過八十分，她就贏了。

她望著他，很有良心的道：「這對你不公平。」

賀之曉搖搖頭。「不會，我賭妳是個君子，不會對自己的心作弊。」

他這話說得別有含意，他指的到底是她的良心還是芳心？而且不管是哪一種，他對自己也太有自信了吧，這讓紀浣妍沒來由的有些惱怒，回道：「好，我賭了。」他微微一笑，魚兒上鉤了。「就這麼說定了，不許反悔。」

「不會。」她沒好氣的回道。

他那副對自己充滿自信的笑，看了真的很討厭耶，不管怎麼樣，她就是不相信他真的這麼神，反正全部科目八十分的機率實在太低了！

期中考結束後，過了一個輕鬆的週末，接踵而來的就是所有學生最緊張的發考卷時刻。

紀浣妍頭皮發麻，她不是擔心自己考不好，而是害怕自己考太好。賀之曉就跟神一樣，他替她劃的重點完全都跟老師的出題吻合。

她考試時一題一題寫下來，寫到手都會抖，當時她的心真的有小小猶豫跟惡魔了一下，如果她故意稍稍放水，讓其中一科考低一點……

但她當時可是本著良心答應和他的賭約，如果她放水，就擺明了自己是個小人，不用想，最後還是良心戰勝了，她盡可能將自己會的通通都作答完畢。

文科的考卷都發完了，她全都超過八十分，進步的幅度讓老師跟同學都對她刮目相看，現在就剩最後一科數學了。

紀浣妍笑得有些牽強，如果數學再超過八十分……考卷發了下來，她一看到分數，心頭咯 了一下。

七十九分……這個分數還真是微妙啊，現在確定是賀之曉賭輸了，她也不用勉強自己和他交往，可是跟他交往真的是勉強嗎？不，是美夢，只是那實在太夢幻太美好，她對自己完全沒有信心。

又看了一眼分數，紀浣妍按捺下心頭微微發酵的遺憾跟失望，覺得這樣的結局是天注定的。

可是就在這個時候，在講臺上的老師說道：「選擇題第八題的答案有爭議，回答或都算正確，現在請同學自己檢查，若是答案選被老師劃掉的，拿考卷到前面來。」

紀浣妍定睛一看，選擇題第八題她的回答是，如果拿到前面讓老師更改分數的話，一題選擇題是加兩分，那麼她的數學不就是八十一分！

不會吧，真的是命中注定……

她好猶豫，考七十九分她已經很滿足了，就算不加這兩分也沒有關係。

坐在她旁邊的同學眼尖，看見她的考卷，嚷嚷道：「咦，浣妍，妳怎麼不快點拿到前面去讓老師重改分數？」

這一叫，周遭的同學都把視線投向紀浣妍，她只好硬著頭皮，嘴角扯著乾笑拿著考卷到講臺前。

只見數學老師手中的紅筆一揮，她的數學成績變成了八十一分，這樣子她全部的科目都超過八十分了。

紀浣妍看著考卷，腦袋一片空白，老天爺這樣的安排還真是讓人囧到極點。

星期三中午的小公園，賀之曉看完紀浣妍的段考成績單後，摸摸她的頭，微笑道：「妳表現得很好。」

撇開他抓重點的功力之外，她確實有認真複習，並且盡責的完全反應在考試成績上，這也表示她的個性真的很單純，並沒有違背良心故意考差。

「為了能夠成為我的女朋友，妳真的很努力。」他的語氣滿是欣慰。

聞言，紀浣妍被自己的口水給嗆到了，她一邊猛咳，一邊拍撫著胸口，等終於順過氣可以說話了，她馬上反駁道：「我才沒有好不好！」這一定要否認到底。

賀之曉挑高一邊的眉。「難道妳沒有很認真的唸書？」

「我有……」她是很認真，可是並不是為了想成為他的女朋友才認真的。

「那不就是了，辛苦妳了。」

紀浣妍簡直是啞巴吃黃連，之前她還覺得這個賭注對他不公平，沒想到對她才不公平，她甚至有種被他耍了的感覺。

賀之曉將她欲哭無淚的表情盡收眼底，想笑但必須忍住，他的浣浣是個好女孩，不懂得耍心機，真好。

他不得不佩服自己的好眼光，人長得美不美不是重點，身材好不好也不重要，況且他向來也不喜歡美女，他喜歡的是像她這樣嬌小豐腴又天真單純的女生。

「這個禮拜天我正好有空，我們就約早上十點捷運站見吧，還是要我過去接妳？」

紀浣妍還在替自己哀悼，一時間反應不過來，愣愣的反問：「為什麼要接我？」

「我們要去約會啊，第一次約會應該慎重一點，我去接妳好了。」賀之曉彈指之間就做好了決定。

「啊，不用了……」什麼第一次約會，她聽了怪不好意思的，再說了，她還是不覺得他是真心想和她交往。「你真的別鬧我了，以你的條件，要什麼樣的女朋友沒有……」

聞言，他的俊臉瞬間垮了下來，敢情她以為他是在跟她鬧著玩

「你是在戲弄我呢，還是圖個新鮮？」紀浣妍又問。

若是戲弄的話，他可能會在她赴約之後哈哈大笑，要她照照鏡子別想太多，雖然

她不認為他是這種無聊的人，可是她不得不防範，要先保護好自己的心。至於圖個新鮮，也許是因為他以往遇到的都是容貌、身材還有氣質都是一等一的女生，難得出現像她這種肥嫩醜小鴨，感覺很不一樣。

賀之曉板起臉，口氣嚴肅的道：「妳知道法律系的課業是很重的嗎？雖然我現在已經大二了，但是每個星期依舊滿堂，只有禮拜三下午可以稍微休息一下，按照我短期的人生規劃，在取得大學畢業證書的那一年，我要考上律師執照並申請哈佛的法律碩士班，碩士畢業的同時也要取得國外的律師執照。」

紀浣妍聽了腦袋昏昏，只覺得他的人生規劃真是緊湊到不行，但重點是什麼？他喘口氣後又道：「所以妳覺得我有那種空閒時間去戲弄妳嗎？我有那麼無聊去戲弄妳的感情嗎？若不是真的喜歡妳，我又何必每個禮拜三都忙著去幫妳找美食。」

她微微低下頭，感到有點羞赧，照他這麼說，他是真的有點喜歡她嘍？可是這樣的喜歡又可以持續多久？

賀之曉抬起她的下巴，要她正視他。「妳的腦袋瓜那麼小一個，本來就沒有多聰明了，現在又在胡思亂想，腦袋就更遲鈍了，所以從現在開始，妳不要再想那些有的沒的，不懂的就問我，我很聰明，至少強妳三……嗯，應該至少有五倍吧。」她沒好氣的瞪著他，他真的很毒舌，還很不要臉，竟然說他比自己聰明五倍，她是有那麼廢嗎？

吼，怎麼都還沒跟他開始交往，她就有預感接下來的日子她會常常被他那張壞嘴給氣到頭頂冒煙。

日子很快的過去了，尤其對於學生來說，除了課業，幾乎沒有什麼好煩惱的。紀浣妍因有聰明男友這個大靠山，加上她也沒有什麼考前三名的夢想，每次考試都及格，可以順利畢業即可，所以她的高中生活過得還挺滋養的。

如今的她已經高二了，她跟賀之曉在一起也將近一年的時間，出乎她的意料之外，他很寵她，雖然他那張嘴依舊得理不饒人，一段時間沒捉弄她好像就渾身不對勁。

不過她並沒有讓母親知道她交男朋友，一來是一直沒有機會說，也不知道怎麼說，二來是怕母親會認為交男朋友會耽誤功課，不想讓母親多擔心。

整體而言，紀浣妍的戀愛生活過得滿滋潤的，滋潤到她又胖了三公斤，看著緊繃的學生制服，她欲哭無淚，尤其新學期剛開學，同學們見到她的第一句話竟然是一「浣妍，妳胖了！」

天啊，她好想一頭去撞牆，明明已經計劃好，整個暑假就是自己的減肥月，怎麼越減越肥呢？

都要怪賀之曉啦！三天兩頭帶她去吃美食，她勉強可以抗拒幾次，卻沒有辦法每次都不被誘惑。

她每次吃完美食都會唸道：「完了完了，越吃越胖……」

賀之曉就會說：「沒關係沒關係，妳不胖。」

她不胖才怪！她的體型本來就比一般女生豐腴，再加上他有意的「栽培」，現在更可觀了。

紀浣妍決定了，今天晚上她一定要很嚴厲的跟賀之曉抗議，如果他再餵食的話、如果他再說她不胖的話，她就、她就……呃，她該想什麼方式來懲罰他好呢？

「喂，浣妍，妳在想什麼，表情變來變去的，又不說話。」

今天是開學日，經過冗長的開學典禮之後，兩個月沒見面的同學們聚在教室裡聊天，反正今天不上課，也不用急著回家，中午可以一起吃個飯再解散，多愜意啊。紀浣妍還沒來得及回應，另一個同學就笑著搶白道：「我看剛剛她一臉甜蜜，老實說，是不是想到男人啊？」

「沒有啦，哪來的男人，想太多……」紀浣妍趕緊否認，況且她剛剛應該是一臉憤恨吧，不過她向來不是個會說謊的人，她刻意別開目光，反倒有種欲蓋彌彰的感覺。

「不對喔，紀浣妍，妳如果不是在想男人，幹麼不敢直視我們，而且妳的耳朵好紅喔！」

高中時期正是對異性、對戀愛充滿期待的時候，尤其現代人比較早熟，有的人高一就開始談戀愛，有的還已經談過好幾次戀愛了呢，她們這群好朋友，當然也有些人已經交了男朋友，對象大部分都是同校的學生，他們也很大方的公開。

只是大家都很了解現實狀況，紀浣妍是可愛單純沒錯，但現在的男生都喜歡窈窕纖細的女生，雖然她的長相還過得去，但從入學以來也沒看到哪個男同學對她表示好感，所以當她表顯出羞怯的模樣時，大家都好奇死了。

「紀浣妍，快說，妳是不是瞞著我們偷偷交男朋友了」有人逼問道。

「快說快說！」有人起鬨道。

「是哪一班的？」

女生們彷彿發現了一個天大的祕密，驚喜無比，吱吱喳喳的像麻雀一樣。

紀浣妍招架不住，偏偏她被眾人團團圍住，根本逃不了。

「想逃？想逃就表示心裡有鬼，快說快說，不說不讓妳走！」

她這副樣子擺明了就是此地無銀三百兩，現在大夥兒更不可能輕易放過她了。

「好好好，我說我說。」紀浣妍在大家的逼供之下，只好承認了。「不是我們學校的，年紀比我大。」她只願意說這麼多。

大夥兒又七嘴八舌問了一堆問題，包括哪個學校的？長得怎樣？是他追妳的嗎？你們在哪兒認識的？

紀浣妍全都避重就輕的回答，終於引起眾人共憤。

「不管，下星期天班上烤肉妳一定要帶他來，把他介紹給大家認識！」有人強烈要求。

「不會吧……」紀浣妍為難得五官都皺在一起了。

「哪裡不好，有男女朋友的那天大家都會約去啊，人多熱鬧嘛。」

「紀浣妍，妳不可以食言喔，不然會越變越肥！」有人殘忍威脅。

紀浣妍不能再承受的就是越來越肥這件事，但是話說回來，她也沒有答應啊，哪

來的食言啊，可是當她意識到想要反駁時，大家已經在聊其他話題了。

當晚，紀浣妍跟賀之曉碰面，他們去看了電影，之後他送她回家，兩人手牽著手緩步走著。

像他們這樣的情侶組合，走在路上多少都會有好奇打量的目光，交往初期，紀浣妍還堅持不肯讓他牽手，後來是被他脅迫她才乖乖就範。

她現在已經漸漸習慣這樣的目光了，畢竟賀之曉這麼出色，不管在哪裡都是焦點，這也是為什麼她要將他「藏」起來，不讓朋友知道的原因，偏偏今天居然不小心露了餡……想到這裡，她非常無奈的問道：「你下星期天有空嗎？」

賀之曉想了一下，回道：「有事。」

他已經大三了，上課之餘都會在母親的律師事務所打工，禮拜天本來是休假日，但那天事務所剛好臨時有事，他必須陪同母親一起去。

「喔，那沒事了。」紀浣妍的喜悅很明顯的寫在臉上。

她已經問了，是他有事不能去，這就不能怪她了，還好還好。

「妳要約我嗎？」她的竊喜那麼明顯，擺明有鬼！

「沒有沒有。」紀浣妍否定得很快。

此時他們正好拐進漆黑的巷子裡，賀之曉憑著身材高大的優勢，一個轉身就將她困在自己跟圍牆中間。「妳最好老實說，不然我就要在這裡吻妳了。」

紀浣妍一聽，像是受到驚嚇的小兔子般瞪大雙眼，連嘴巴都忘記闔上。

他微瞇起眼，這真是個好時機，微張的小口像是在歡迎他，他傾下身去—她連忙用雙手擋住他的臉。

兩人交往快要一年，牽手和親吻也不是沒做過，但現在他們人在外面耶，雖然是晚上，又是在比較偏僻的巷子口，可是說不定還是會有人經過，她的臉皮很薄，承受不住。

「那妳還不說？」賀之曉抓下她阻擋的小手，將臉靠近她，口氣是明顯的脅迫。

嗚嗚，反正她永遠都是被欺負的那一個，紀浣妍在心裡為自己哭泣。

她那可憐委屈的神情讓他好想笑，可是他得忍住，這樣才能維持氣勢。

她咬了咬唇，最終還是告訴他下禮拜天班上要烤肉，同學要她帶男朋友出席。

「原來如此。」他其實一直都知道她打算將他的存在當成祕密，原因還不是那莫名其妙的自卑感，既然現在他有機會在她的朋友面前亮相，他說什麼也不能錯過。「時間？地點？」

「中午十二點，在新店。」紀浣妍乖乖的回道。

「時間上有點趕，妳不必等我先跟同學過去，事情辦完後我會去找妳。」

「什麼？」她難掩驚嚇的瞅著他。「你、你要去」

「當然。」賀之曉笑得奸詐。「妳都如此熱情邀約了，我怎麼可能不去。」

紀浣妍苦著一張臉。「我才沒有熱情邀約。」他每次都愛故意曲解她的意思。

他挑高眉。「妳不約我，難道是打算約別的男生陪妳一起去？」他的口氣滿是醋意。

「我才沒有！」他以為跟他一樣「口味奇特」的男生很多嗎？

「那就好。」賀之曉放下心來，微笑著又將俊臉貼近她。

「你、你要做什麼？」

「完成剛剛未完成的事。」

紀浣妍還傻傻的想不清楚時，她的唇就被虜獲了，他靈巧的用舌撬開她的唇，吸吮其中的甜蜜。

「嗚嗚嗚嗚嗚……」她是想說會被看到啦，可是一點用都沒有，以他的個性，就算被看到又怎樣，他才不在意。

和他在一起後，她又體會到一句話的內涵，人不可貌相，他看起來斯文溫和，骨子裡根本霸道又腹黑，哼！

Crescent